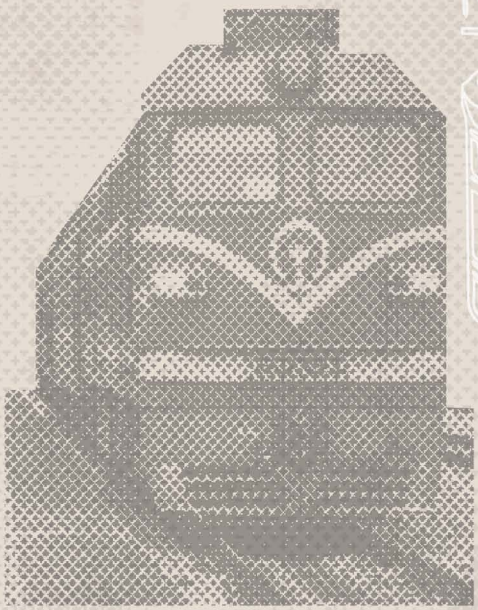
叙述80年代

以文学研究为视角

XUSHU 80 NIANDAI
YI WENXUE YANJIU WEI SHIJIAO

郭剑敏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者简介

郭剑敏，文学博士，英国切斯特大学访问学者，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姚雪垠研究会理事。现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当代红色文学现象、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等。主持承担的代表性课题有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右派作家与右派文学”、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当代作家复出作的文献史料价值研究”、浙江省社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当代革命历史小说的生成机制研究”、浙江省社科联项目“中国当代小说的成长叙事研究”等。出版有《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等学术专著3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60余篇，研究成果曾获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2022年度高等教育课题(编号:KT2022424)研究成果
浙江省新型重点培育智库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成果

叙述80年代
——以文学研究为视角

郭剑敏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述80年代:以文学研究为视角 / 郭剑敏著. —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10
ISBN 978-7-5178-5187-5

Ⅰ. ①叙… Ⅱ. ①郭… Ⅲ.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Ⅳ.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212268号

叙述80年代——以文学研究为视角
XUSHU 80 NIANDAI——YI WENXUE YANJIU WEI SHIJIAO
郭剑敏 著

责任编辑 任晓燕
责任校对 李远东
封面设计 朱嘉怡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全能工艺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65千
版 印 次 2022年10月第1版 202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5187-5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和营销与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71-88904970

目　录

第一章　高考恢复：8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高考叙事 ……1
第二章　声音政治：80年代流行乐坛的邓丽君、崔健及费翔 …20
第三章　饮食书写："吃"的隐喻、逻辑与阶级性 ……39
第四章　铁路叙事：火车意象与现代中国 ……56
第五章　岁月往昔：共和国一代的青春记忆 ……81
第六章　小镇焦虑：80年代北方乡镇青年的出路与困境 ……106
第七章　"80以后"：代际差异以及关于"成长"的叙述 ……115
第八章　自我言说：80年代以降女性主义文学的写作表征 …148
后　记 ……167

第一章　高考恢复：80年代[①]以来文学中的高考叙事

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是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一次大调整，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具有预示整个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和调整的信号意义，同时也标志着政治出身对个体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成为过去，凭借能力寻求个人生存发展的可能性正重新回到社会中。所以，恢复高考是社会活力的重新激活，给转型期的中国民众以巨大的心理安慰与精神激励。也正因如此，高考叙事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存在，它或者作为一个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题材被直接书写，或者作为一种叙事元素在组织情节、展现人物命运等方面产生着作用。围绕高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读大学的叙事有其丰富的文学内涵，它既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内在相连，也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时代精神特质高度契合。

① 本书中“80年代”专指“20世纪80年代”。

一

回顾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〇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明确各大行政区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部分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1952年中国效仿苏联，取消了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同年教育部颁发《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所有高等学校实行统一招生考试，这可以说是中国高校第一次招生考试。“中国在1952年建立高考制度，在世界各国中最早主要采用统一考试成绩来录取高校新生，是世界高校招生考试史上的一个重大创造。”[①]而到了1966年，高考被取消，高等教育一度停摆。从1972年至1976年，恢复招生的高等学校基本上采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进行招生，这就是所谓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

1977年，再次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教育工作。是年8月8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针对高等教育发表了讲话，果断地恢复了高考制度。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

① 刘海峰：《高考改革的理论与历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见》，明确了报考人员的条件：即“（1）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①]。同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年12月由各省市组织考试，高考就此恢复。高考的恢复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意义也许并不是高校大门对社会大众敞开，而是公平公正的社会机制的重新确立，“虽然大多数人注定会是失败者，但对于我们这批人来说，考试结果并不是唯一，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在很多人心目中，考试本身就已经是给予被遗忘十年的他们的补偿了，能得到这个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已足以让他们对社会、对命运感激不尽”[②]。

停摆十年后恢复的高考，一方面，对整个社会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给无数人带来了改变命运的可能与渴望；另一方面，多年累积的生源以及有限的高校招生数量，注定了竞争激烈，也注定了绝大多数人无法迈进高校的大门。作家刘震云即是在高考恢复的第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1987年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塔铺》，正是对自己这次人生经历的生动记录。小说聚焦于1978年一个乡镇里的高考复习班，这个复习班是学校专

① 刘海峰：《高考改革的理论与历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6页。
② 阎阳生：《两代人的高考故事》，《生活时报》2005年11月4日。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77年10月21日 星期五
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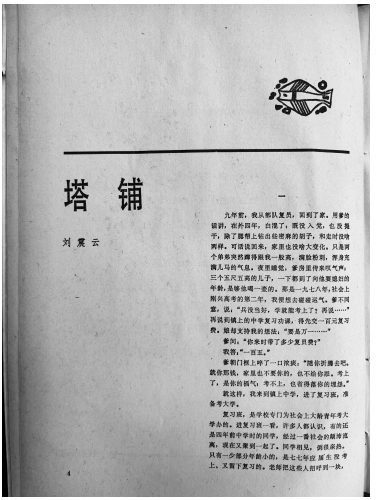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华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人民日报》刊登恢复高考的消息

门为社会上大龄青年考大学办的，他们中间有复员回乡的军人，有已成家务农的知青，但不管是何种身份和处境，他们聚集于这个简陋的复习班，想着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低录取率注定绝大多数人是无望的。刘震云在小说中把那种注定无望而又充满不甘心的奋力一搏的心理和处境写得淋漓尽致。七拼八凑而来的一群人，1978年的乡村经济依然是艰辛的，这些向命运一搏的人们就靠着从家里带来的冷窝窝头和买来的咸菜来填饱肚子，偶尔花五分钱买一碗白菜汤已算是改善生活了。“冬天了。教室四面透风，宿舍四处透风。一天到晚，冷得没个存身的地方。不巧又下了一场雪，雪后结冰，天气更冷，夜里睡觉，半夜常常被冻醒。我们宿舍四人，只好将被子合成两床，两人钻一个被窝，分

两头睡，叫‘打老腾’。”[①]吃与住的艰辛和简陋让人辛酸，唯有考上大学才能彻底改变这种生活的困境。可以说，1978年的这个乡镇高考复习班成为刚刚从政治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的底层大众对未来渺茫的人生的期待，是他们带着昨日的千疮百孔对明天生活的渴盼；它同时折射出民众对生活的热切期待与社会发展空间和机遇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所以那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表达，正是对这一落差的形象概括。




塔　铺

刘震云

九年前，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了家。用爹的话讲，部外四年，白饶了，既没入党，也没提干，除了腿上给招惹来的刺子，和走时挂啥两样。可话说回来，家里也没啥大变化，只是两个弟弟突然蹿得挺快一般高，偶脸粉刺，胖青年饱入马的气息，医里暗觉，爹房里传来吱气声，三个五尺三高的人了，一下都闲了台地算计的年龄，是够结婚一套的，那是一九七八年，社会上刚兴高考的第二年，我便想去碰碰运气，爹不同意，说：“兵没当好，学就能考上了？再说……”因说机械上传中复习资课，得九个一百元复习费，娘却支持我的想法，“架急万……”

爹问：“你来时带了多少复员费？”

我答：“一百五。”

爹掏口袋上的了一口吹烟，“随爷浙藏去吧，就你那镇，家里也不要你的，也不给你面，考上了，是你的福气；考不上，也省得露你的理丑。”

就这样，我来到镇上中学，进了复习班，准备考大学。

复习班，是学校专门为社会上大龄青年考大学办的。进复习班一看，许多人都认识，当年活蛤四年前中学时的同学，经过一番社会的磨难再离，现在又聚到一起了。同学相见，倒很亲热。只有一少部分年龄小的，是七七年应届生没考上，又留下复习的。老师把这些人组对到一块，

小说《塔铺》发表于1987年第7期《人民文学》

恢复高考对当年知青这个群体命运的改变和影响是最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义了他们的人生。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在1200万至1800

① 刘震云：《塔铺》，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万之间。1977年恢复高考,引发了当时无数身处乡村的知青返城的渴望。以云南知青为例,1977年至1978年,云南全省参加高考的考生一共35万人,其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有20万人左右。[①]当然,基于录取率有限,通过高考而返城的知青注定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是随着1980年新知青政策的出台才得以返城的。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文坛的知青作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1977年和1978年恢复高考之际考上大学的,如韩少功、王小波、王小鹰、周国平、肖复兴等,这种命运的转变也使得有关知青岁月、知青人生的叙述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了别样的意味。肖复兴的中篇小说《学院墙内外》讲的正是老三届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章明明和雷蒙是"文革"中的第一批红卫兵,后来一同来到了北大荒。在北大荒期间,雷蒙成为风云人物,他担任七星河农场副场长,掌管着近万人口的生杀大权和上千顷土地的耕种收割。章明明因谈恋爱犯了错,成为政治上有问题的落后分子,也造成章明明对雷蒙的怨恨。后来恢复高考了,章明明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而返城的雷蒙却成了这所大学院墙外一条胡同里扫大街的清洁工。一场高考,一个院墙内,一个院墙外,已是两种人生。院墙内,是天之骄子,有高等数学、莎士比亚戏剧、芭蕾舞《吉赛尔》;院墙外,是清洁工,是空气污浊的小酒馆,是日复一日的街道清扫,是垃圾桶。考上的,青春已得到补偿。所以章明明可以在回首知

① 教育部考试中心编:《恢复高考的历史实录:难忘197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10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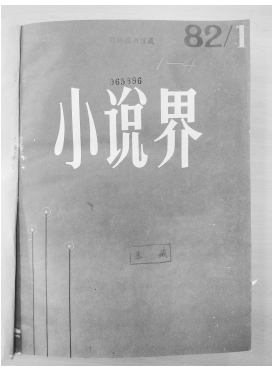
青岁月时，以一种告别昨天的口吻来讲述；而雷蒙则只能守护着昨天，守护着北大荒的信念和记忆，因为只有那里才有他可以获得安慰的青春记忆与人生辉煌。可以看到，考上大学在这里不仅仅意味着命运轨迹的变化，对经历政治风云的知青一代而言，具有重组历史、重组人生的意义。而这也正是同为知青，却对知青历史有着不同认知、不同叙述的缘由所在。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对于高考有着最为质朴的表达。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其他文学叙事有所不同，80年代文学中的高考叙事充溢着一种很纯粹的情怀，这种情怀甚至升华为一种神圣的信仰：知识改变命运。考上大学不仅对考生个人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对所在家庭以至整个家族都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这种价值观与五四新文学有所不同，虽然当代文学史一再强调这两个时代思想诉求的一致性，把五四新文学精神的复归视作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一种价值内涵，但就读大学的家庭认同与社会认同这一点来看，这两个时代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在五四时期的作品中，涉及外出求学或读大学的叙事，往往包含着个体与家庭发生冲突的情节模式，读大学成为背叛父权、背叛家庭的一种表现，导致外出读书的个体与父辈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是相互对立。这种情况不论是从萧红、丁玲、庐隐等作家个人的身世经历中，还是在她们所创作的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得到直接的印证。与五四时期的文学不同，80年代文学中关于外出求学或读大学的叙述中，不再有五四文学中的那种冲突模式；相反，参加高考的考

生成为家庭运转的重心与轴心。由汪浙成、温小钰创作，发表于1982年第1期《小说界》上的短篇小说《苦夏》讲述的正是这一内容。沈金一老师家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参加高考，大儿子考高中，小女儿考初中。三场考试，三大“战役”，这个家庭在这个夏天变成了“战场”。在这三大“战役”中，身为父母的沈老师夫妇二人既是指挥官，又是后勤部长、心理调节师，还是侦察兵——负责收集与考试有关的各种情报。小说描写了一个家庭在面对升学考试时的那种紧张忙碌的生活状态：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孩子的考学而运转。因为现实是“孩子们考不上重点初中就难于考上重点高中，考不上重点高中更难于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就没有职业保障”[①]。小说虽写的是一个家庭，但又折射出整个社会，生动而形象地揭示出考学如何成为当下许多家庭生活运转的第一要义，这其中包含着最为现实的利益纠葛。对即将参加高考的女儿佳佳，沈老师这样想，“如果佳佳这次金榜题名，考取大学，那将减轻老沈一家多少精神负担：不必为孩子就业问题发愁，也不会因为家里有个无所事事的成年女儿引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考取的是一人，得益的却是全家”[②]。《苦夏》创作于1982年，这是恢复高考的第六个年头。这时，高考已不仅是最初缓减民族心理创伤的安慰剂，还成为关乎每个家庭生活前景的利害所在。小说中所展现

① 汪浙成、温小钰：《汪浙成 温小钰小说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页。
② 汪浙成、温小钰：《汪浙成 温小钰小说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292页。

的那种全家绕着考生转的社会现象在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不仅考大学，从幼小衔接，到小升初，到中考，直至考研，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所涉家庭的焦虑所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就业和职场竞争压力增大，阶层及贫富分化加大，均使这种焦虑不断地膨胀，从20世纪80年代“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到今天“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竞争理念，其中学而成才的渴望虽没有改变，但恢复高考时的那种激动人心已不复存在。





小说《苦夏》发表于1982年第1期《小说界》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的高考叙事中有一类形象及现象值得关注，这便是高考落榜生及作品对他们命运和出路的叙述。据统计，1977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4.8%，570万考生中，只录取了27万多一点。不仅在1977年，整个20世纪80年代，高考的录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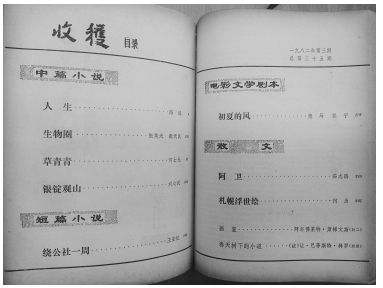
率都相对较低，这意味着每年有相当数量的高考落榜生走向社会。与被尊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相比，他们的人生道路注定会有更多的磨难与坎坷，想要进入现代社会主流他们必然要付出更多。这一方面在路遥的小说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代表性的作品便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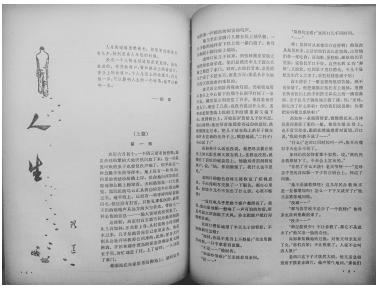
小说《人生》写的是一个乡村高考落榜生的人生出路。高家村高玉德的独生儿子高加林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在公社的马店学校当民办老师。当乡村民办老师成为他摆脱农民身份最现实的途径，他也希望有一天转为正式教师，进入所谓可以享受商品粮的世界。但同村四大队书记高明楼，凭着自己村干部的身份和与公社教育专干马占胜的关系，硬是让刚刚高中毕业的儿子挤掉了已干了三年民办教师的高加林。后来，高加林的叔叔高玉智，当兵几十年后转业到当地专署任劳动局长，高加林的命运因此出现转机，成了县委大院的通讯干事。但没过多久，高加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问题被地纪委和县纪委查实，高加林离开县城又回到了村里。一个高中毕业的乡村青年渴望城市的生活，而他又具备在城市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理；但是高考的落榜基本上堵死了他成为城里人的希望，由此可知20世纪80年代初由乡而城的空间与机遇的有限性。所以对高加林来说，“走后门”成为他能够“进城”的唯一可能，除此之外别无途径，而高加林也的确一度以此达成了愿望。这篇小说在直面中国城乡之间巨大差距的基础上，首先关注的是城乡青年人生机遇的不

同。曾是同班同学，同为高考落榜生，高加林回到乡村，等待他的命运是务农为生，而城里的同学黄亚萍凭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到县广播站当了播音员，县城里的另一个同学克南则在县副食公司当了保管员。农村人与城里人的身份在那个年代显示出巨大的人生差距，颇有以出身定终身的意味，这与曾经的运动年代里凭政治出身给人定性的理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曾在县城读过高中的高加林不愿再回到乡村，他渴望城市的生活。高加林的愿望无可厚非，但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之间的鸿沟使他所有的希望都成为一种无法企及的奢望，小说首先提出的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乡村青年人生出路的有限性问题，是个人的发展被出身、身份牢牢牵制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给乡村一代有能力的青年以人生希望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时代背景下有其相应的现实意义。

与此相关，小说《人生》直面的另一个社会现象是权力运作对个体人生际遇的影响。小说中高加林的民办教师工作被挤掉，以及后来因叔叔在当地官场任职他又得以到城里工作，这些都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当时这一切似乎已成常态，“村里人对这类事已经麻木了，因此谁也没有大惊小怪。高加林教师下了当农民，大家不奇怪，因为高明楼的儿子高中毕业了。高加林突然又在县上参加了工作，大家也不奇怪，因为他的叔父现在当了地区的劳动局

长”[①]。村里人的见怪不怪，恰恰说明对特权现象的接受和认同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正因为由乡而城的机遇极其有限，便给了权力运作的可能与空间。反过来说，社会流动性的受限，地域出身对人的牵制才会使人更多地产生对权力的迷信与崇拜，高加林正是在这权力的运作游戏里形成了自己起起落落的人生遭际。这应该是同样来自乡村、同样渴望城市生活的作家路遥在小说《人生》里展现的最为重要的思考。


收获 目录
中篇小说
人生 路遥
生物圈 张天民
草青青 刘云舟
银锭观山 刘心武
短篇小说
统公社一周
电影文学剧本
初夏的风 肖马 彭宁
散文
阿卫 张光芒
礼顿浮世绘 何为
葛宴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意)
参天树下的小话 (哈)达·巴鲁斯鲁·林罗(印尼)


人生 路遥

路遥的小说《人生》发表于1982年第3期《收获》

如果说路遥的《人生》触及的是一个关于城乡差别、身份差别、阶层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生际遇不同的社会现实问题，那么到了小说《平凡的世界》时，路遥跃出了这一视界，开始在直面这种差别事实性存在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个体如何通过不懈的打拼和奋斗来改变自身命运和处境，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注入笔下的人物身上。《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孙少平参加了1977年

① 路遥：《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